

增補歷史綱鑑卷之十二

○東漢

肅宗孝章皇帝

諱炟明帝太子也在位十三年壽三十一○帝厭封帝苛切每事務從寬厚然寵任竇憲以啟外戚用權

之漸此其所短也

綱丙子建初元年春正月詔廩贍饑民○○時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

楊終請罷邊兵

恭遣征西將軍耿秉等救之楊終上疏曰聞者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

百姓頻年服役轉輸煩費勞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陛下宜畱念省察帝

下其章第五倫亦同終議牟融鮑昱皆以爲孝子無改父之道征伐匈奴

屯戍西域先帝所建不宜同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夷不

革終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厓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

不以介鱗易衣裳疑漢合二千石勸課

帝從之介鱗謂遠夷言其人與魚鼈無異也衣裳謂中國也

桑植選舉
順時合理

冤獄詔
陳寵請改

苛俗

為政值張
琴瑟

全廣至德
以奉天心

第五倫請

尚寬厚

勤勤懇懇
寔在於此

議論每依
寬厚

詔二千石勉勸農桑罪非殊死殊異也絕也言其身首異處也須秋案驗有司明慎選

舉進桑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冤獄○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

書陳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

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

宜濟之以寬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

滌煩苛之法輕薄筆楚以濟群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納寵言每事

務於寬厚○第五倫亦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威為政後代因

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

秦以酷急亡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寔在於此上善之倫天

性峭直峭七然常疾俗吏苛刺議論每依寬厚云按丁奉曰第五倫性峭

不顧行斥之然而矯枉者脩身之功陳善者正君之道矯枉於已而陳善

丁南湖曰

予觀陳寵改苛二疏未常不羨其家名咸成哀間以律令爲尙書常戒子

法之縣延也龍有曾祖

輕至寵事肅宗亦爲尙書特建此疏及事和帝

爲廷尉議法務從寬恕

可謂克孝其祖矣寵之子忠復繼尙書而寬恕

于子孫宜公宜卿

蓋謂仁者有後也

綱秋七月詔以上林池籀賦與貧民書法

志仁民也

太后抑封外戚

綱丁丑二年夏四月大旱上封欲爵諸舅太后不許○會大旱言事者

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媚吾以要福

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先帝防慎舅氏不令

在樞機之位帝省詔悲歎復重請之太后報曰常觀富貴之家福祿重疊

至孝安親爲上

猶再植之木其根必傷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而

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惓惓乎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

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上乃止

按太后俾內外從化被服如一置織室蠶於濯龍殿中數

含飴弄孫

萬世室尊往觀視以
於瀛龍殿為娛樂

中

萬世母后

義方家教

忠賢萃于

之善

一門

馬廖勸成

德政

改政移風

有其本

戲言有切

事實

趙雪航曰

於戲明德斯言誠萬世母后之龜鑑也方之呂后封王諸呂

義之德垂式于後觀其戒兄子嚴敦之書足以知其義方家教之善也

明德為貴人時德冠後宮暨母儀天下愈宗儉素后兄廖嘗慮美業難

終上書勸成德政借喻之言足以匡扶治教忠賢萃于一門兩漢外戚

無一可擬者倚歟休哉

太后足衛尉馬廖慮美業難終上疏勸成德政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

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

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吳公子光好劍客專

姓亦多以劍相擊刺而有劍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按戰國策靈王

創讀曰瘡刀所傷也瘡瘡痕也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按戰國策靈王

食焉而能立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結讀曰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

式而能起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寔太后深納之

綱戊午三年馬防之弟耿恭擊羌大破之詔徵防還下恭獄免其官二

馬融同功
異賞

發明馬防偕耿恭將兵擊羌幸而成功然防甫召還恭以罪免至冬則防進位車騎矣同功異賞豈無其說蓋恭以言事忤防有司承望風旨上亦不察而罪之耳然則恭有功無罪曉然甚明固已不待參考而後知其為防所陷矣

綱三月立貴人竇氏為皇后后勳之女勳乃竇融之孫也

綱已卯四年夏四月立子慶為皇太子

綱五月封馬廖等為列侯以特進就第○自有司請封諸舅帝以天下方

無事從之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猶戒之

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何意老志不從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辭讓

不許乃受爵而辭位許之皆以特進就第

綱六月皇太后馬氏崩

鑑十一月校書郎楊終建言宣帝博徵群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

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意斷處曰章言斷處曰句言其專於分章斷句之孝也破壞大

章帝當成母后謙讓之德斯為真孝曲封外戚以致明德有長恨之嘆盡小節而失大義不但可鄙且可怪矣豈當時史氏亦不無過甚之辭耶

經同異何如

李者得成

體宜如石渠故事事見宣帝甘露三年永為後世則帝從之詔太常博士郎官及諸

儒會白虎觀白虎觀在北宮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奏議今白虎名

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反廣平王羨皆與焉

綱庚辰五年春二月朔日食舉極言直諫○五月以直言士補外官○

議仍月落星替之為耳目世亦不傳或即以曰虎通當之更糟損已

詔曰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已發憤吐瀝略聞予大夫之志矣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思遲猶發明直言之士固當出入禁闥補過末而失其本乎直書于此蓋識之耳

辛巳六年以廉范為蜀郡太守○鑑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

民夜作以防火災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為便歌之曰

廉叔度范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作則昔無襦今五袴中與太守可

詩張堪弟五倫矣於是復書廉范皆良吏也自是以至漢末裴潛張疑其

表著張疑其感政

廉幾焉若夫視良李固張適蜀以能平盜賊稱則所遇之異也

綱王午七年夏六月廢太子慶為清河王立子肇為皇太子太子慶以無罪見廢原於

實唐之○目秋八月有司復奏遣東平王蒼歸國蒼帝尊屬也帝友愛諸

骨肉不以遠近為親

王篤于親親手詔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

疎

欲署不忍

昔時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車駕祖送流涕而訣

下筆

綱癸未八年馬廖馬防有罪免官就國以子弟皆驕奢不謹以致之○目諸馬既得罪

實氏益貴盛皇后兄憲弟篤喜交通賓客第五倫上疏曰竇憲椒房之親

解醒當以酒

典司禁兵出入省闈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鋼當

甲之所至

復以貴賤浣濯之猶解醒常以酒也臣愚願陛下防其未萌令憲永保福

願

久念使人

祿此臣之所至願也

驚怖

棄憲如孤雛腐鼠

鑑憲恃宮掖之勢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田園沁水公主明帝女也發覺帝大怒召

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乎愈猶勝也言與高等也

久念使人驚怖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

司馬公曰

人臣之罪莫天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責患善矣然卒

人主之惡

姦苟或知之而不能罪憲則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

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此人主之深戒也

下車先問大姓主名

下

雒陽令周紆獄尋赦出之○目時紆為雒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

京師肅清

吏數閭里豪強以對紆厲聲對曰本問貴戚若馬實等輩豈能知此賣菜

唐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跼蹐跼曲也路累足也京師肅清

篤夜至止姦亭亭長拔劍肆詈詔遣劒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貰出

之

反赦也

丁南湖曰

治刑之道強弱是非聽其自至而後察焉豈可以某強某弱

主名要問貴戚若馬實輩予謂紆先執已見以張勢而強弱是非之欠

悉也夫賣氏之恣橫固矣若馬援戒子之義方馬后保家之謙德故其

帝信超不入讒言
超爲國不校私憾
實而得之其遭過
蓋出馬援祭形上
矣

班超卽遣
李邑

國以簡賢
爲務
賢以孝行
爲首
才行少能

子孫非實之比何乃以賣並呼耶彼吏所云間里豪強或其公論或其私陳正宜徐究之矣而乃輒以榮備目之得無弱者竊并強者漏網耶孝章之治寬厚成風吾不知紆之狂猛何以容於其世也

帝拜班超爲將兵長史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寘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拘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不信三至而后信之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令詣超受節制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幹謂超曰邑前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疾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綱甲申元和元年夏六月詔議貢舉法。鑑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寢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

相兼
士宜以才

行為先
貢舉皆得

其人
天下樞要

在尚書
處漢以朱

暉為尚書
僕射詰

南陽朱暉

朱暉諫行

均輪

天子不言

有無

國家事

彪上議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人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彪又上疏曰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問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類無大能宜鑒稽天辨給之對深思絳侯周勃木訥之功帝皆納之

綱冬十月至宛以朱暉為尚書僕射○**鑑**暉嘗為臨淮太守有善政民歌之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朱暉字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時坐法免家居故上召而用之後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及復脩武帝均輸之法朱暉固執以為不可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得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

黃髮無愆

非明主所宜行。帝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赦出之曰

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黃髮謂老也言謀於黃髮之人則行事無所過詔意則謂暉等賢老之人而無過者也。詔

書過耳何故自繫

丘瓊山曰

按均輸之法謂郡國租賦并僱運之直官總取之而為轉輸

但非明王

所宜行雖鄉里之民為士大夫者亦不可行也章帝為漢七

制主之一而亦為此豈非武帝貽謀之不善哉

丁南湖曰文季諫肅宗行均輸時年八十及和帝用竇憲北征力諫而

外戚陰就之求見與張堪陳揖交而死生妻子之托義貫日月是故其

以孔僖為

綱以孔僖為蘭臺令史

魯國孔僖涿郡崔駰同遊太學相與論武帝

孔僖以書

鄰房生梁郁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事下有司僖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

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是為

直說書傳

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為惡天下莫不知斯皆有以致之

故不可以誅於人也陛下卽位以來政教未過德澤有加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舍容又何罪焉書奏詔勿問拜傳蘭臺令史

綱賜毛義鄭均穀各千斛○**鑑**廬江縣名屬直隸廬州府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

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候之謂伺候謁見也坐定而府檄適至以國命

以義守安陽令安陽縣名屬南陽彰德府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張奉見毛

色遂輕賤義有貪求利祿之意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有詔召之者曰徵辟奉乃歎曰

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目**均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諫

不聽乃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賊終身

損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仕為尚書拜議郎免歸帝下詔褒寵義均賜

米各千斛按後漢書元和元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曰議郎鄭均

奉檄喜動顏色

賢者固不可測

往日之喜

為親屈

物盡可復得

詔賜義均米各千斛

不怠又前安邑令毛義躬履遜讓比徵辭病淳絜之風東州稱仁其明均義穀各干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題茲異行也

書法嘉賞善也

蔡虛齋曰夫喜一也喜乎勢利則為祿使者也喜乎為親則獲升斗以

非矯其喜也非狗不辭於後無以驗素養之高不喜於今無以見孝思之篤庶幾哉季子之賢也奉惡得而測諸鄭均自食力以感悟其兄其亦毛義之儔乎○愚按曾子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泊吾心悲與毛義同意

詔成俗吏矯飾

乙酉二年詔戒俗吏矯飾者○詔曰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

惻惻無華

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惻惻無華謂不事文采也無華曰計不足月計有

同轂謂之不煩

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轂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

苛為察以刺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其勉思舊

令稱朕意焉

戴冰嘉曰

夫天下善人君子安靜不擾惻惻無華其政闕門若不足以快人意而愷悌慈祥寬洪廣大將欲感動民心扶植教化薰

一世共躋
仁壽之域
三代之詔
何過此

蒸和氣與一世共躋於仁壽之域舍斯人其誰與共治哉善哉章帝之
為君也其詔三公曰谷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何其
懇切深至若此也襄城令劉方無他異能特以不煩之故至勤天子詔
書褒美好惡若此以此明示百官雖三代之語何以過此

白衣尚書

過在城

幸鄭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為白衣尚書

祠孔子於闕里

乙丑帝耕於定陶進幸魯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代之樂

聖主莫不尊師重道

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三人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

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重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尊

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拜

侍郎中

問綱目書

四月還宮假于祖廟書法
綱目書巡四君然始自武帝誇功德求神仙
隋煬帝盛儀衛於服遠皆奢欲之所發也唯

先聖文治
彬

帝則與古典先聖文
治彬彬視三君天淵矣

善政可紀

之實

肅宗繼美

文景

肅宗光增

前烈

在位以貞

自稱

倫此言直令人噴飯而廷氏方以為誠董吁亦奇矣

丙戌三年春正月詔嬰兒無親屬及有子不能養者廩給之

發明

肅宗之治曰初元以來如以園籞與民禁治獄暴酷除妖惡禁錮

兒綱目書之足以繼美文景光增
前烈嗚呼自是而後漢治其衰矣

五月司空倫罷○第五倫以老病乞身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

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貞潔或問倫

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

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

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後漢書曰第五倫峭嚴為力非夫

厚將懲苛切之敝使其然乎昔人以弦章為佩蓋猶此矣然而君子侈不

儻上儉不偪下豈尊踣千里而與牧圉等庸乎詎非矯激則未可以中和

也言

猶子視之有異

綱以袁安為司空

程子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而倫視之有異焉是即私矣何待安寢與否然後為私乎

曹褒定漢

禮

儒上雅與圖始

會禮之家名為聚訟

作大章一

此制多不合經

詔侍中曹褒定漢禮○博士魯國曹褒上疏以為宜定文制著成漢

禮大常集堪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能定不可許帝知儒生拘攣拘攣也謂刺綴於章句

而泥於文辭也難與圖始朝廷禮憲宜以時立乃拜褒侍中班固以為宜

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謂彼是此非成會禮久而無成也

之家名為聚訟謂會聚議禮之家相爭不定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大章堯樂名

一夔足矣授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

正使可施行

胡致堂曰

曹褒之志蓋亦深見叔孫通之儀有未當者故憤然欲正之

違戾有可行者而身當重任決以獨見縹緲月間遠成百五十篇且又雜以識記之文蓋不待見其書而可遽知外謬不純乎古之正孔矣